

S A N M A O Z U O P I N J I

著名作家精品文丛

三 毛 作 品 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

著名作家精品文丛

Z H U M I N G Z U O J I A J I N G P I N W E N C O N G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三

毛
作
品
集

责任编辑 常 胜
封面设计 许伟炎
责任校对 娄启轩
版式设计 陈光明

三
毛
作
品
集

许
枫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字数:53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 - 222 - 02555 - 3/I·870

定 价:24.00 元

三毛一生大事记

本名陈平，浙江定海人，1943年3月26日(农历2月21日)生于四川重庆。幼年期的三毛即显现对书本的爱好，5岁半时就在看《红楼梦》。初中时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初二那年休学，由父母亲自悉心教导，在诗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并先后跟随顾福生、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

1964年，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

1967年再次休学，只身远赴西班牙。在三年之间，前后就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国哥德书院，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对她的人生历练和语文进修上有很大的助益。

1970年回国，受张其昀先生之邀聘，在文大德文系、哲学系任教。后因未婚夫猝逝，她在哀痛之余，再次离台，又到西班牙。与苦恋她6年的荷西重逢。

1973年，于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与荷西公证结婚。在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她潜藏的写作才华，并受当时担任《联合报》主编平鑫涛先生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且开始结集出书。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在1976年5月出版。

1979年9月30日，夫婿荷西因潜水意外事件丧生，三毛在父母扶持下，回到台湾。

1981年，三毛决定结束流浪异国14年的生活，在国内定居。同年11月，《联合报》特别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之后，三毛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1984年，因健康关系，辞卸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生活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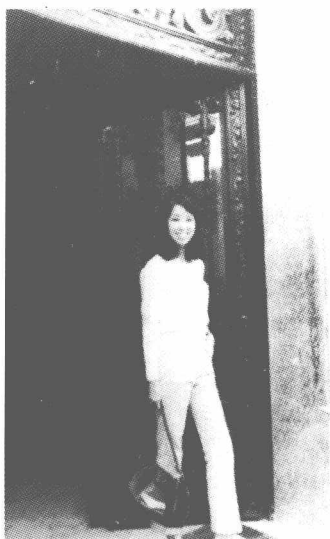
1989年4月首次回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许多的读者。并专诚拜访以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一偿夙愿。

1990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她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

1991年1月4日清晨去世,享年4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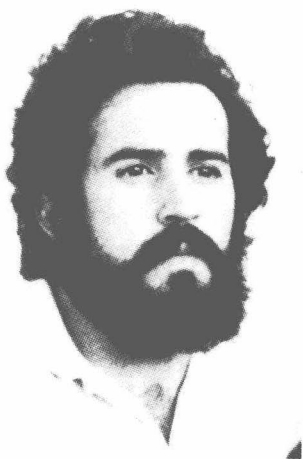
三毛抱着刚出生的小羊与尼泊尔人在一起(这是三毛生前最喜欢的相片)



西班牙求学时期的三毛



撒哈拉沙漠中的三毛



三毛深爱着的荷西



三毛与荷西



三毛与荷西



荷西与三毛的父亲在一起



三毛与张乐平



(左一)三毛与香港明星萧芳芳(右一)



三毛在电视台现场作画

目 录

三毛一生大事记	(1)
---------------	-------

撒哈拉的故事

妈妈的一封信（代序）	(1)
回乡小笺（四版代序）	(3)
沙漠中的饭店	(7)
结婚记	(11)
悬壶济世	(19)
娃娃新娘	(25)
荒山之夜	(31)
沙漠观浴记	(42)
爱的寻求	(50)
芳邻	(59)
素人渔夫	(67)
死果	(78)
天梯	(90)
白手成家	(104)

哭泣的骆驼

尘缘	(132)
----------	---------

收魂记	(138)
沙巴军曹	(147)
搭车客	(160)
哭泣的骆驼	(175)
逍遥七岛游	(209)
一个陌生人的死	(229)
大胡子与我	(239)
哑奴	(248)

稻草人手记

序言	(263)
江洋大盗	(263)
亲爱的婆婆大人	(272)
西风不识相	(286)
这样的人生	(301)
士为知己者死	(310)
警告逃妻	(319)
这种家庭生活	(330)
塑料儿童	(347)
卖花女	(355)
守望的天使	(365)
相思农场	(368)
巨人	(376)

背 影

逃学为读书（代序）	(384)
永远的夏娃开场白	(399)
拾荒梦	(401)

黄昏的故事	(408)
巫人记	(414)
饺子大王	(424)
赤足天使——鞋子的故事	(434)
亲不亲，故乡人	(441)
浪迹天涯话买卖	(452)
背影	(458)
荒山之夜	(466)
克里斯	(481)
离乡回乡	(500)

撒哈拉的故事

妈妈的一封信(代序)

三毛,我亲爱的女儿:

自你决定去撒哈拉大漠后,我们的心就没有一天安静过,怕你吃苦,怕你寂寞,更担心你难以适应沙漠的日常生活。但每次接你来信好像都在天堂,心情愉快,对生活充满信心。物质上的缺乏,气候的骤变,并没有影响你的情绪。我想可能是沙漠美丽的景色深深地迷惑了你,夕阳中的蜃楼,一望无垠的黄沙,一向是你所神往。一旦投入其中,谁能体会?谁能领略?

所以,这次你去撒哈拉,我和你父亲都没有阻止。明知道这是何等崎岖艰苦的道路,但是为了你的志趣和新生活的尝试,我们忍住了眼泪,答应下来。孩子,你可知道父母的心里是如何的矛盾,如何的心酸!这一时期,我差不多常常跑邮局,恨不得把你喜爱的食物或点缀布置的小玩意儿,统统寄上,借着那些小小的礼物,也寄上我们无限的爱和想念。有一天,你告诉我们,已拥有了梦中的白马王子,我们万分喜悦接纳了我们浑厚的半子——荷西。你孤单的生活将告一段落,从此有人陪伴你,携手共度人生漫漫的岁月。重重的叮咛,深深的祝福,难表父母的心声。我的女儿,愿你幸福快乐,直到永永远远。

在你完全适应荒凉单调的沙漠婚姻生活后,你很想动动久已搁起的笔杆,希望哪一位副刊的主编先生能慧眼识英雄(小猫也),

提拔一下,让你乐一乐,以后才有信心再写。我每晚祈求神拭一拭那位主编的眼睛,能使他看中我们三毛的文章,真的,那天早晨在联副上看到你第一篇文章《中国饭店》(《沙漠中的饭店》),我把家中所有的人都叫起来,争阅你的故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家中没有香槟,只好买豆浆代替庆祝,心中十分感激那位主编先生。(后来才知道是平鑫涛先生,大概是受了上帝的催眠。)从此你打开了写作之门,一篇比一篇精彩,一篇比一篇生动。你把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引进了你的生活,你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左右,有笑也有泪。自读完了你的《白手成家》后,我泪流满面,心如绞痛,孩子,你从来都没有告诉父母,你所受的苦难和物质上的缺乏,体力上的透支,影响你的健康,你时时都在病中。你把这个僻远荒凉、简陋的小屋,布置成你们的王国(都是废物利用),我十分相信,你确有此能耐。那时,许多爱护你的前辈,关怀你的友好,最可爱的是一些年轻的热爱你的读者朋友们,电话、信件纷纷而来,使人十分感动。在《白手成家》刊出后,进入最高潮,任何地方都能听到谈论三毛何许人也,我们以你为荣,也分享了你的快乐,这是你给父母一生中最大的安慰。(是你牺牲多少夜晚及日常生活中的辛酸换取的代价。虽然你在写作上刚刚起步,但在给我们父母的感受上却是永恒。

我的女儿,在逝去的岁月中,虽有太多的坎坷,但我们已用尽爱的金线,一针一针经纬地织补起来,希望父母的巧手神工能织得像当初上帝赐给你的一样,天衣无缝,重度你快乐健康的人生。孩子,请接受父母的祝福和祈祷,愿主赐恩。

你车祸的消息,一直等你出院后,你姐姐才告诉我们(瞒得好紧)。当时我脑中一片茫然,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旋转,泪含满眶,默默无语,心碎片片,千水万山,无法亲临照顾。孩子,你怕我们伤心难受,教姐姐慢慢再讲,这是你的孝心,但你可想到,我们知道了一样地神伤,担忧焦急,一直到收到你的录音带与照片后,仍未能释然。看到你消瘦无力的样子,更耿耿于怀;每次午夜梦回,你可曾

听到母亲依依的呼唤？天涯海角，不论离我们有多么遥远，我们的灵魂总是彼此相通。尤其是你父亲，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凭依。前一阵他患眼疾，视力衰退，你每信都殷殷问候，思亲之情，隐于字间，读后常使我们泫然泪下，思念更深。最近虽然你没有提及任何不妥，但在家信中常感觉到你又在病中。

撒哈拉的一段生活，使你亏损太多，等荷西找到了新的工作，安顿好家，快快地回来吧，让我们好好地看看久别的女儿，是否依旧神采飘逸。

夜已很深，春天的夜晚仍有寒意，请为父母多披上一件外衣，珍重复珍重。千言万言，难诉尽母亲的心语。我的女儿，愿你快乐健康！顺祝平安

母示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午夜

回乡小笺（四版代序）

各位朋友：

回到台北来已经二十多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收到无数过去与我通信的读者、我教过的学生、以及许许多多新朋友的来信与电话，我也在台北街头看见自己的新书挤在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书刊里向我扮着顽皮的鬼脸。

每当我收到由各方面转来的你们的来信时，我在这一封封诚意的信里，才看出了我自己的形象，才知道三毛有这么多不相识的朋友在鼓励着她。

我多么希望每一封信都细细的回答你们，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写信给我的人，在提笔时，也费了番心思和时间来表示对我的关怀。

我怎么能够看见你们诚意的来信，知道你们一定在等着我的回音，而那一封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声。

请无数写信给我的朋友了解我，三毛不是一个没有感情也没

有礼貌的人。

离开家国那么久了，台北的亲情友情，整整的占据了我，我尽力愿意把我自己的时间，分给每一个关怀我的朋友，可惜的是，我一天也只能捉住二十四小时。

生活突然的忙碌热闹，使我精神上兴奋而紧张，体力上透支再透支，而内心的宁静却已因为这些感人的真情流露起了很大的波澜。

虽然我努力在告诉自己，我要完完全全享受我在祖国的假期，游山玩水，与父母亲闲话家常。事实上，我每日的生活，已成了时间的奴隶，我日日夜夜的追赶着它，而仿佛永远不能在这件事上得到释放。

过去长久的沙漠生活，已使我成了一个极度享受孤独的悠闲乡下人，而今赶场似的吃饭和约会，对我来说，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昏头转向，意乱情迷。

每日对着山珍海味，食不下咽，一个吃惯了白薯饼的三毛，对着亲友感情的无数大菜，感动之余，恨不能拿一个大盒子装回北非去，也好在下半年不再开伙。我多么遗憾这些美味的东西要我在短短的时间里全部吃下去啊！

在这种走马灯的日子里，我一方面极感动朋友对我的爱护；另一方面，我却不能一一答应来信及电话中要求与我单独见面的朋友的盛意。

我恨不能将我的时间，分成每一个如稿纸似的小格子，像写稿一样，在每一格里填上一个朋友的名字、时间和见面的地点。在我，写两三千字是易，而要分别见到那么多朋友，却是力不从心的憾事啊！

我真愿意爱护我的朋友，了解我现在的情况，请不要认为我们不能见面就是一件可惜的事，因为文学的本身，对每一个读者，在看的时候，已成了每一个人再创造出来的东西，实体的三毛，不过是一个如她一再强调的小人物，看了她你们不但要失望，连她自己

看了她的故事，再去照顾镜子，一样也感到不真实。

因此我很愿意对我的朋友们说，当我的文章刊出来时，我们就是在默默的交谈了。

在台北亲友的聚会里，常常会遇到许多我过去不认识的，他们对我刚出的书——《撒哈拉的故事》里的每一篇，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小事，甚而每一句话，都好似背通过了似的熟悉。

这种情形，令一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惊讶、木讷，再而更觉得惭愧而不知所措。

我所能说的，也许只是一句普通的谢谢，但是这份关怀，却成了我日后努力写作下去的力量。

我一向没有耐性，尤其讨厌把自己钉在书桌前爬格子，但是当我回国第一天，我听到居然有许多学校的同学，整班整班的在预约我的新书时，我的心一样受到了感动。许多人对我谈起《撒哈拉的故事》，更令我惊讶的是，我过去只期待着大人看我的书，没想到，竟也有小学生，托了我的侄儿和外甥们，要请他们带着，来拜望这个沙漠里的姑姑。

我多么为这一个发现而骄傲欢喜，我真愿意我也做一个小朋友的三毛，因为《圣经》上一再的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因为天堂是他们的。”

亲爱的小读者，我是多么的看重你们，但愿三毛的书，能够在沉重的课业之外，带给你们片刻轻松的时光。

如果朋友们还没有厌倦了这个如我一样的小人物三毛，我愿意不断的做一个说故事的人。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因为我没有学问，但是，我愿意在将来的日子里，仍做不断的努力，以我的手，写我的口，以我的口，表达我的心声。

也许有时候我会沉寂一阵，不再出稿，请不要以为我是懒散了，更不要以为三毛已经鸿飞无痕，不计东西。如果我突然停顿了，那只表示我在培养自己、沉淀自己；在告诉自己：写，是重要，而有时搁笔不写，却是更重要。

目前我仍有写作的兴趣和材料,我因此仍要继续我过去已经开始了的长跑,但愿在不久的将来,当三毛一本一本的新书出版时,使爱护我的读者看见我默默的努力。

我的书在短短的一个半月之内,已经出了第四版了,我要感谢读者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在我,写作的本身,并不是为了第三者,更不是为了成名。但是,因为读者热烈的反应,使我一个平凡而简单的家庭主妇,认知了今后要再努力去奔跑的路,这是我一生里要感谢你们的啊!

下个月,我为了对家庭及对丈夫的责任,不得不再度告别我的家,我的国,回到千山万水外的北非去。我是多么的不舍,也多么的不安,不能给每一个爱护我的朋友充足的时间,来聚一聚,谈一谈。

我的朋友,我们原来并不相识,而今也不会相逢,但是人生相识何必相逢,而相逢又何必相识。

在台北,我不觉得离你们近,在非洲我也不觉得离你们远,只要彼此相知欣赏,天涯真是如比邻啊!

我再谢谢你们的爱,请不要忘记,三毛虽然是个小人物,却有一颗宽阔的心,在她的心里,安得下世界上每一个她所爱的人。

给我生命,养我长大,不变的爱护着我的双亲,他们给了我一个永远欢迎我的家,在这个避风港里,我完全的释放自己,尽情的享受我在外得不着的温暖和情爱。

感谢上帝,给了我永恒的信仰,她迎我平安的归来,又要带着我一路飞到北非我丈夫的身边去。我何其有幸,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上,一样都不缺乏。

我虽然常握着我生命小船的舵,但是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在静静闪烁的指路星,却是我的神。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在我心的深处,没有惧怕,没有悲哀,有的只是一丝别离的怅然。

因为上帝恒久不变的大爱,我就能学习着去爱每一个人,每一